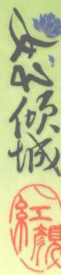


兰径香销玉辇踪，梨花不忍负春风。



负春风

苏静初◎著
Fuchunfeng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兰径香销玉辇踪，梨花不忍负春风。

负春风

苏静初◎著
Sujingchu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车旁的妇人只红了眼，对于侍卫的话似是恍若未闻。身边的年轻男子冷冷地睨了这边一眼。上前两步，“既是朝廷命官，死者已矣，你们就不能让道？”

侍卫一愣，见过嚣张的，还真没见过如此嚣张的，气得面皮涨红。他怒道：“哪里来的刁民？居然在此大声叫嚣。来人，给我打走……”

之前一直沉默的戴着斗笠的男子轻轻地哼了一声，“不过是四品的中议大夫……”

闻言，侍卫大怒，挥手就要让身旁的人冲过去，身后的轿子里的人慌慌张张地掀起帘子。一个身着湛蓝官服，留着八字胡的中年男子走了出来。

侍卫退后两步，低眉顺眼地谄笑道：“老爷，这些挡路的贱民小人很快就能处理好了……”

不等他说完，身穿官服的许冶气极，挥手给了侍卫一巴掌。然后他躬身跨前一步，抖着身子跪在地上，颤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侍卫这才知晓自己闯了大祸，吓得手软脚软，瘫在地上半天没起来。

谁会想到，这寒酸的丧车旁边，跟着的却是明国的新帝君于远？

旁边的热闹声随着这声“万岁”，寂静了一瞬，呼啦啦地跪倒了一大片。

旁边看热闹的小贩连手上拎着的货也顾不上，把袋子一扔，连滚带爬地立刻扑倒在地上。

君于远不在意地挥挥手，平平淡淡地道了一句“平身”。

君于远本想安安静静地送她一程，谁知因为这点意外，还是暴露了他的身份。

君于远的目光朝那中议大夫身上扫去。不过是个四品最末的小官，却只凭着他开口说的一句话，就将自己辨认了出来。

倒是个人才……

君于远轻轻一笑，吓得那跪倒的许冶后背微寒。

许冶朝旁边使了个眼色，侍卫颤颤巍巍地半跪着瞪向后头的轿夫。几人不敢起身，半抬半推着官轿到了边上。

许冶干笑着，视线却不自禁地往马车上瞟。究竟是什么人能让新帝亲自送葬？

近一段日子，朝廷动荡，二皇子与四皇子谋反被诛杀，太子逼宫失败，自刎而亡。先帝积郁在胸，不久也因病重而逝。就这样，这个不受宠的七皇子君于远，便莫名其妙地成了唯一的接任人，得了帝位。

听闻七皇子素来默默无闻，总是带着谦和温柔的笑意。说得好听是亲切，难听的话可謂是懦弱可欺。

不少官员暗地里歉歉，君于远真是平白捡了个便宜。

君于远没有理会他们，他只是盯着前方，一步一步地走着。

每回出门，或坐轿，或乘步辇，或骑马，从未曾这样仅仅用双脚行走。

所以，也不知道原来这条道，比他想象中要长……

君于远一而再地放缓了脚下的步伐。

这路若是没有尽头，那该多好！

送葬的队伍来到墓穴前，将灵柩抬出，下棺。

正在此时，众人只觉厉风一起，不自觉地后退数步。

眨眼间，一人迎面而来，一袭单薄的白衫，身形瘦削，面容清秀，双目却闪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寒光。

在场的官员面面相觑，此人并不陌生，正是先帝钦点的太傅萧霖。

不，应该说是“前太傅”，毕竟在新帝继位之日，此人便上书婉辞而去。只是此时此刻，又如何会出现在这里？

萧霖对周围视若无睹，直视君于远，神色淡漠，“萧门之人，自有该去之处，不劳皇上操心。”

言罢，衣袖一扬，已经钉死的棺盖应声而落。

离得远的人不敢上前，离得近的大多捂上眼，免得看到了不该看见的。

许治就在君于远的身后，斗胆从指缝中瞄了一下，满眼错愕。

棺木中除了陪葬的明器，余下一件青衣与帽子，却再无其他。

萧霖剑眉微蹙，进而舒展开去，“皇上早知草民要来？”

萧霖抿了抿唇，轻声一叹，“人已逝，皇上还不放过苏言吗？”

一旁的中议大夫心中诧异至极。他还道棺木中的是新帝的心腹之臣，亲近之辈。

不想，此人却是苏言！

苏言是谁，洛城中何人不知？

传言他是太子的变宠，时时刻刻跟在太子身边，出谋划策外加吹吹枕边风。

传言二皇子与四皇子谋反，都与苏言脱不开关系。

传言太子突然逼宫，便是因为听信了苏言，一失足成千古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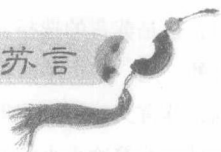
传言太子败北，自刎之前，不忍他留下受苦，亲手结束了苏言的性命……

此等佞臣，阴险谄媚之徒，蛊惑太子的不洁之人，竟让君于远亲自送葬，太傅萧霖亦不惜以下犯上讨要尸身。

许治悄悄抬手抚额，暗想好在他刚刚上任为官，没有机会被那苏言迷惑。

却又不得不惋惜，无缘与这位几年内周旋在皇家、手段高明之人见上一面。

第二章 苏言



“朕自会安排苏言的去处，太傅再耽搁，便要误了下棺的时辰了。”

隔着薄薄的黑纱，许冶隐约能看见君于远唇边浅浅的笑意。

许冶心下一突，这苏言生前不仅让皇子之间争斗厮杀，又给太子出谋划策，想必为难了新帝不少次。

若非苏言死得早，只怕也难逃罪责。

只是，皇上此言，却让许冶头皮一麻。

棺木中不见尸首，这苏言是被挫骨扬灰，还是死无葬身之地？

萧霖瞥了空棺一眼，眼底隐隐带着几分讥讽，“人都死了，皇上这又是做戏给谁看？”

君于远轻轻柔柔地笑了，对他的讥笑丝毫不见恼意。

反倒是原先跟在丧车旁的年轻男子不悦地蹙起眉，低喝一声，“大胆——”

萧霖认出此乃君于远提拔的新任御前侍卫陈瑾，目光一顿，并未多加理会，转向了一旁的妇人，“霜姨，在下会替苏言好好照顾你的。”

唤作“霜姨”的妇人诧异地盯着空空如也的棺木，面色苍白地退后一步。半晌，敛下神色，淡然道：“萧大人，你的一番好意我心领了。城郊的观音庙已经替老妇留下一间陋室，原想等小苏入土为安，再……”

话语一顿，她眼角微湿，许久才平复了翻滚的心绪，“既然如此，老妇这便起行罢。”

一副空棺，留下又有何意义？

霜姨回过头，最后深深地望向棺中熟悉的青衣，毅然转身而去。

由始至终，她仿佛没有看见站在眼前的是明国新帝，丝毫没有请辞的意思。

许冶微愠，上前正要发难，却被君于远抬手止住了，“霜姨，朕让陈瑾送你。”

“不必了，老妇还不至于老眼昏花，去观音庙的路还认得。”生硬地拒绝了他，

见她如此，妇人心有不忍。踌躇片刻，终归是败下阵来，“苏小姐……”

被女子不高兴地一瞪，乳娘无奈一笑，“言儿。”

听罢，女子眉开眼笑。

苏言不明白，经历了那样的刚心之痛，为何还能活下来。

或许上天怜悯，又或许她心愿未了。

于是，让她摇身一变，成了苏家小姐，成了另一个“苏言”。

苏小姐适逢家中惊变，家主身亡，家财旁落。这苏家小姐不过是庶出，生母并非府内有名分的侧室、侍妾，不过是个没身份没地位的通房丫鬟。没享几年清福，就撒手人寰了。

后来当家的是苏家嫡子，见苏小姐体弱多病，生母早逝，又不得爹爹疼爱，便拨了几个丫鬟、婆子去了院里照顾，月钱也不多不少地供着。

这些都是乳娘说起的，本来日子平平静静的，却因为家主突然暴毙而让一切都变了样。

苏言捧着镜子，单手覆在脸上揉揉捏捏。

镜里的情影霎时变了样，却仍能看出秀丽的五官，以及眉宇间难掩的动人之色。

苏言叹气。不用乳娘继续说，她也能猜得出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外乎是苏家家主暴毙，小叔趁机占了苏家，偶然间遇上了苏小姐，被她的美貌迷了眼，于是想要把人抢回去。

幸好乳娘机警，一见小叔眼神不对，还请苏小姐到偏僻的楼阁这一举，乳娘立刻让小姐拖延时间并让院里腿快机灵的丫鬟去请了小叔的大房来，小姐这才躲过了一劫。

只可惜人的劣根性便是如此，越是得不到的，越想要得到。何况随着年岁的增长，这苏小姐的容貌也越发漂亮。

小叔的大房原本家中有些实力，大房更是手腕了得，压住了小叔。谁知小叔是个商才，又有苏家数十年来经商留下的路子与钱财辅助，慢慢对苏小姐也有势在必得的架势了。

大房怜惜苏小姐这个无辜的姑娘，送了她好些钱银，趁着小叔不注意，派人将她与乳娘送离了苏府。

苏言放下镜子，低声一叹。

可怜这苏小姐一路担惊受怕，又享受惯了，如何受得住风吹雨淋。出府没一个月就病倒了。

醒来的时候，壳子里早已换了人。

想起睁开眼，看见乳娘又哭又笑地握着她的手和乳娘脸上掩不住的欣喜与疼惜时，那一瞬，苏言便决定将她收入自己的羽翼之中好生保护。

前生她一味追逐着前方的人，却忽略了霜姨守在屋内日夜担忧。

苏言错了一次，不愿一错再错。

苏言禁不住心底一痛，当日霜姨听闻她的死讯，恐怕要伤痛欲绝。

今早偶然上街，冥冥之中仿佛有人指引。

不料，却在路上见到了霜姨。

以及，那个人……

霜姨瘦了，一双通红的眼，不知哭了多久。迈着沉重的步子，身体摇摇欲坠得仿佛下一刻便要支撑不住而倒下。

她握着拳头忍了再忍，手心被指甲戳出一道血痕，这才勉强按捺住想要踏出的双脚。她多么想上前，与霜姨重聚，告诉霜姨，自己还好好地活着。

但是当对上那人的双眸时，她便退却了。

隐在小巷的阴暗角落，避开了那人的视线，静静地注视着。

即便戴着斗笠，苏言也能猜得出，那人脸上定是挂着一成不变的浅笑。那双眼，看向旁人时，总是含着丝丝缕缕的温柔之色，令人不知不觉中沉迷、留恋、不舍。

因而，多少女子对他一见倾心，又有多少英雄谋士，甘心替他卖命。

苏言闭上眼，将突然而来的苦涩压下去。

旁观者清，离开了，她才发现，自己不过是千千万万谋士中的一员。

而且，还是一块心甘情愿匍匐在地成为君于远踏上明国顶峰的垫脚石……

苏言失笑，若是那人看上的不过是这些价值不菲的身外物，这样的如意郎君不要也罢。再说，她们都要生活不下去了，那些首饰能看不能吃，留着何用？

被她这么一说，乳娘也只得暗叹自己不中用，红了眼念叨着对不住苏小姐的娘亲，让苏言又是好一顿安抚。

新置办的房屋院子虽小，却有两间房，屋后还空着一小块田地。

苏言当下只想有个宁静的安身之所，平静度日。苏言寻思着在田里种些蔬菜瓜果，数月后能自给自足，倒是不错。

可惜这样令人安心的日子，并没有多久便被打破了。

那天苏言一如往常地在后院研究那一小片田地，乳娘满脸惊慌地冲了进来，身子颤抖，半天说不上话来。

她轻叹一声，回屋里给乳娘倒了一杯温水压惊，笑着问：“小叔追来了？”

乳娘忙不迭地点头，手足无措，“在街上远远见着了，还没有发现我。言儿，我们这就收拾收拾，待会立刻离开。”

苏言闻言拉着乳娘坐在桌前，摇头道：“乳娘，我们这样又能逃到哪里去？”

一个娇生惯养的大户小姐，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要摆脱追兵怕是难上加难。

见她如此淡定，乳娘慌乱的心绪这才平复了一些。刚刚望见小叔身边的人，吓得她差点魂飞魄散。

若是被捉回去，自家小姐这辈子算是完了。夫人对她有恩，她倒不怕那些人对付自己，却是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小姐的。

“言儿，不然我们分头行事。我先去引开那些人的注意……”乳娘捏着拳头，下定决心道。

看着她瘦削的身子依旧颤抖，却神色坚定，丝毫没有犹豫地说出舍身为人的方法，苏言心下一暖。

伸手握住妇人微凉的手，她安抚一笑，“这里是洛城，我想小叔也不敢胡来。”

乳娘皱起眉头，“言儿，这地方说不准很快就得被那人知道，到时候……”

苏言抬眸望向外头小小的院落，这里是她们俩人一点一点收拾起来的。明亮、干净、舒心，这便要离开，她却是舍不得的。

苏言低下头沉吟片刻，那双清透的眼眸显出一分冷意。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她苏言，却不是好欺负的……

既然能在帝都洛城大肆搜人，那么这小叔身后定是有人支持。就不知，是怎样

的大人物了。

苏言抚着下颚，面上恢复了平日柔和的神色，仿佛刚才的凌厉从未出现。

乳娘看在眼里，心中暗自疑惑。自从小姐醒来，小姐性子有诸多改变。以往沉默寡言，又懦弱怕事，被人欺负后总是日夜哭泣。而如今却事事做主，平日说话依旧不多，相同的面容上却再也看不见胆小、仓皇的模样……

苏言瞥见乳娘的神情，就能将她心内所想猜到八九分。

在那群人中周旋多年，她学得最好的便是这察言观色。更何况，像乳娘这般不懂得掩饰的人，愈发容易明白。

苏言想想，斟酌道：“这次大病醒来，有很多事我似乎想通了，不想继续糊里糊涂地过日子，也不愿看乳娘再受苦……”

听罢，乳娘顿时眼圈一红，便要落下泪来。

以前的小姐对她很好，却不像如今这般，事事为自己着想。乳娘抹着眼角，泛着泪花笑了，“或许，这便是佛家所言的大彻大悟。”

乳娘信佛，满目虔诚地感谢上苍，感谢菩萨。

苏言垂下眼眸，笑而不答。让她如此认为，也未尝不可。

仔细问起乳娘遇见那些人的事，乳娘说为首那大汉曾在苏家做事，又时常跟随小叔，她这才认得。

其他的，一问三不知。

见她因为不能帮上忙而一脸愧疚，苏言微笑地拍拍乳娘的手背。

洛城官家与世家子弟不少，只是以那小叔一介商贾的身份，能攀上的人怕也不过尔尔，不足为惧。

“小姐，不如我们去衙门走一趟。”乳娘不安地绞着手，低声提议道。

“报官？”苏言笑了笑，“小叔可能早就想到这一点，派人打通了地方官，说不准还让官府的衙差来追寻我们。”

乳娘脸色一白，无助地嗫嚅道：“这……怎会如此？那究竟该怎么办？”

苏言看惯了官场里的事儿，对此不以为然。

苏言念及要与人抗衡，胸口那颗始终沉寂的心，此时此刻热烈地跳动起来。她忍不住跃跃欲试，热血沸腾的感觉又重新回来了。

感觉到心底的异样，苏言苦笑。以往只身处在没有硝烟的战场，只向往着宁静平和的生活。当如今有机会过这样的日子时，她却发现自己早就习惯于在腥风血雨之中。也许，这样的她，才是真真正正的苏言。

来找老夫。”

苏言笑了，“无金不欢的江湖百晓翁，什么时候也爱做善事了？”

老乞丐咧咧嘴，竟然被她噎得说不出话来。

苏言见好就收，朝他矮身福了福，“多谢前辈一番美意，此事我心中有数。”

见状，老乞丐撇了撇眼皮，打了哈欠继续躺下了。

他这个只认金子的人难得发一回善心，对方既然不领情，也是多说无益。老乞丐抓抓凌乱的头发，随口问了一句，“小姑娘打算怎么做？这朵梅，可不容易对付，如今连皇上也是奈何不了它的。”

苏言颌首，从怀里掏出一张薄薄的纸，“的确，谢家做事素来滴水不漏，新帝很难抓住他们的把柄。”

瞅见纸上歪歪扭扭的字，还红得扎眼，老乞丐嘴角微抽，“这是什么？”

苏言睨了他一眼，单手把纸甩了甩，“当然是状纸了。”

老乞丐又是一挑眉，“血书？”

“不是，”苏言耸耸肩，盯着纸上殷红的字答道，“这么多字，如果用血来写，不是要人命了？”

“这是朱砂，毕竟胭脂的味道太浓郁了。”

老乞丐无言，从未见过递状纸如此没有诚意的。转过身背对着苏言，他重新闭上眼，“洛城知府出去转右，不送了。”

苏言把状纸收好，眉眼含笑，“谁说我要去找知府？能镇得住谢家的，除了那人又能是谁？”

见老乞丐愕然地回头，她笑得颇有些没心没肺。

既然抛开了以前的身份，没了束缚，为何不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苏言面色微僵，原本清明的脑袋一下子变成了糨糊。她心下惘然，手足无措。

山水屏风后，一位锦衣男子缓步走出。墨发金冠，亮眼的明黄，正是新帝君于远。

望见苏言浑身僵硬地站在原地，好似受到了惊吓，陈瑾低声提醒，“姑娘，还不见过这位大人？”

听罢，苏言的头垂得更低，几乎要贴在胸前。暗暗平复纷乱的思绪，稍显慌乱地向君于远行礼。

“不必多礼，”君于远柔柔地笑着，安抚道，“苏姑娘的不平无需害怕，尽管详细道来。”

苏言心下苦笑，原想借陈瑾之口，把此事有意无意地透露给这人知道。之后的事，基本上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毕竟以君于远的睿智，绝不会错过这样的大好机会。

只是，她却没有料到，旬休之际，新帝居然会悄悄驾临御前侍卫的府上。

在这里，再次与他相见……

起初的诧异与惊慌渐渐退却，苏言稳了稳心绪，一五一十地将她在苏家的遭遇细细地说了一遍。

虽然与状纸上写的八九不离十，但衬着苏小姐这张脸皮，效果却不知要增加多少倍。

余光瞥见陈瑾捏紧了拳头，满眼是替她的不忿。

而君于远，却是一如既往地噙着浅笑，认认真真的听完，这才语气温柔地问道：“苏姑娘是如何得知那小叔的靠山姓谢？”

一针见血，君于远还是如此敏锐，一下子就抓住了最关键之处。

苏言皱眉，若是只有陈瑾，她有足够的信心把他忽悠得服服帖帖，事情定然一帆风顺。

可惜面前这个难缠的人，却不容易糊弄过去……

苏言略微思索，也不打算隐瞒，索性坦然道：“大人可听过江湖百晓翁之名？”

君于远目光深沉，颌首道：“一袋金一字，自是有所听闻。”转眼，他又笑开了，“难为苏姑娘这样的大家闺秀，也听说了此人。”

苏言坦然道：“情非得已，只为苟且偷生罢了。”

话音刚落，一阵沉寂。

君于远直直地看向女子，许久才道：“还得委屈苏姑娘在这里住下，免得贼人又寻上门来。”

若是萧霖还在，话起了头，早就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做了，无需细说，结果也能让他甚为满意。

若是他，眼神交汇，便能想到了一处，无需多言。

总能在第一时间里，明白他所想的，他所求的……

眨眼间的失神，君于远突然觉得有一缕倦意，自胸口渐渐蔓延至四肢百骸。如愿地站在明国的最高峰，却清冷冷冷，身边的人死的死，伤的伤，走的走。

高处不胜寒，到头来，只有他一人独自承受……

这样无趣的日子，还要持续多久？

君于远敛了神色，睨着陈瑾浅浅一笑，“将苏家的账本尽快取来，记住切莫打草惊蛇。”

他恭谨地应下，却也不解，“皇上，苏家不过是平常的商贾，谢家为何出手相助？”

陈瑾心思一动，直言道：“属下斗胆，或许将苏小姐送入谢府，兴许事态会更为有利。”

君于远失笑，“你以为，谢家图的是苏小姐的美貌？洛城美姬闻名于世，比她更温婉，更美艳，更娇媚的女子比比皆是，又如何会瞧上苏小姐这样的小家碧玉？”

“皇上怀疑，谢家与苏家合谋不轨之事？”陈瑾若有所思，斟酌地问起。

君于远笑而不答，有些事并不想说。

比如，苏家小姐单名一个“言”字，与那人只字不差；比如，苏家小姐虽躲躲闪闪不愿抬头，可是那双眼眸，与那人如出一辙的清澈、明亮；再比如，谢家在那人手底下吃的暗亏并不少，早就怀恨在心。可惜一直有前太子护着，没能下手；再就是……

君于远禁不住扬起一抹苦涩的笑。

在他没有深思熟虑之前，便已经下意识地拒绝了陈瑾的提议。

即使君于远心知肚明，她不是他，却无法亲手再把人推入虎口之中……

“苏言”二字，早就化为绳索，时时束缚着他，每每深夜，犹若蔓藤，刺得他心口微微疼痛。

萧霖曾让自己放过苏言，又可知苏言早成了他深入骨髓的一道魔障！

究竟是谁没有放过谁？

第六章 美人计



“皇上，这是苏家的账本，请您过目。”府中密室内，陈瑾恭谨地递上一本半新不旧、略显发黄的书册。

君于远略略一翻，神色未变，“看来，这位苏当家倒是谨慎。”

账本上的数目有些缺失，却并不影响苏家的生意，也不易引来祸端。想必这人也明白因“引火烧身”这四字引发的后果。

谢家身为四大世家之一，得罪不起却也靠拢不得。

如果哪天明国皇帝把世家都咔嚓了，恐怕苏家就要得不偿失了。

如今这样小打小闹，既没有驳了谢家的面子，而谢家却也并未公然与皇上作对。

君于远修长的指尖在账本上点了点，笑道：“走私盐，贩卖奴隶，私采矿山……难怪朕的国库，喂饱朝中群臣后，所剩无几，入不敷出了。”

闻言，陈瑾躬身道：“皇上，这任何一条，都足以治谢家死罪。”

君于远挑起眉，微笑着摆手道：“朝廷中，又有哪个臣子真的是身家一清二白，那如何养得起一大家子？这点数目，朕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而已。”

陈瑾皱眉，“皇上，只怕谢家的野心……不止于此。”

“那又如何？名不正言不顺，谢家还不至于会谋反夺位。”君于远笑了笑，他这位捡便宜才当上皇帝的人，作为可操纵的傀儡，可比谢家亲自篡位要好听得多了。

陈瑾听得糊涂了。

他懂的是武学招式，凭借的是处事小心。只是这样的阴谋阳谋，并非他所长。

陈瑾心下叹息，若果帝师萧霖还在，他也不用冥思苦想地猜测皇上的意思却又不得其法了。即便他再愚笨，也明白自己与面前之人天差地别，根本悟不出圣意……

陈瑾想起那天，帝师在墓地出现，为的不过是苏言公子的尸首，便禁不住头疼。

反观皇上，也没有去请回萧霖的意愿。

如今皇帝初登宝座，正是用人之际，帝师递上辞呈的折子，尚未得皇上答复，

陈瑾连忙伸手虚扶一把，神色有些僵，“君无戏言，刚刚在下所言确为事实。皇上金口玉言，又岂能用作敷衍？”

假传圣旨，即便是身为君于远心腹的他，也是不可为之。

苏言连眼泪也忘了擦，呆愣了许久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带着明显的惊慌与愕然，颤声道：“陈大人，民女身份卑微，何德何能入宫伺候皇上？”

陈瑾暗叹，收到谢志入府的消息，皇上留下这道口谕就打发他回来，丝毫没有给他回神与劝阻的时间。

只不过这苏家小姐的表情，倒是耐人寻味。

若是其他女子，早就诚惶诚恐，欣喜若狂。毕竟从麻雀变成凤凰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哪会像她这般似是万分不愿意的样子？

撇撇嘴，陈瑾冷声道：“圣意已决，苏姑娘这边收拾妥当，明早就随在下入宫。”

苏言也察觉自己的反应过于异常，立刻收敛神色。双眉微蹙，唇瓣抿得发白也毫不自知。

她垂下头，恭谨地答道：“是，陈大人。”

陈瑾见她眉间凝着忧色，心知此事过于突然，连他也备感惊诧，满心不解，更何况是跟前这位娇滴滴的深闺女子？

他点点头，口气有所缓和，不似刚才那般冷硬，“后宫暂且只得苏姑娘一人，尽可放宽心，好生伺候皇上便可。”

“多谢陈大人提点，”苏言忽觉额角传来一阵晕眩，通宵未眠，对于她如今这个瘦弱的身子确实太过于勉强了。

脚下踉跄了一步，身边的侍婢立刻上前搀扶。

苏言虚弱地朝她笑了笑，“大人，民女略感不适，这便告退了。”

在陈瑾微微颌首后，她这才迈着沉重的脚步，慢吞吞地回到了厢房。

府内的管家尽职地请来大夫，为苏言问诊。

苏言一直闭着眼躺在榻上，因为即将入宫为才人，大夫需要避嫌。厚厚纱帐被侍婢放下，将床内的她遮掩得严严实实，仅透出一道缝隙，让她将一截手臂露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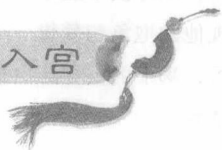
望闻问切，老大夫不敢多言，很快留下方子便离开了。

“苏姑娘，该喝药了。”侍婢刻意压低的声线从帐外响起，生怕惊扰了她，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恭敬与拘谨。

苏言慢慢睁开眼，不期然地对上那侍婢一双隐含欣羨与打量的眼眸。

的确，她和皇上前后不过见了两次面，就被钦点为才人。

第八章 入宫



大清早被叫起来，苏言忍着身子的不适，打起精神任由两三位嬷嬷替她梳妆打扮。

入宫与平日出行自是不同，走进那金碧辉煌的牢笼，不知有多少双眼紧紧盯着她的一言一行。

苏言前生早已在风雨中洗涤一身，对此镇定如常。

在那些嬷嬷眼中，看到的便是这位容貌清丽的苏家小姐，神色淡定，举止得体不见半点慌乱，心中暗暗赞许。

她们多多少少曾接触到过往入宫的嫔妃，得意忘形者有之，高傲睥睨者有之，担忧害怕者有之，却极少见到像苏言这般淡定的女子。

心想此女不愧是皇上一眼看中的，往后必能有所作为，很快便深受帝宠，居于高位。

思及此，几人的动作越发轻柔，老脸上的神情也愈发恭敬了。

收拾妥当，天色渐明，圣旨也到了府上。

宣旨之人正是御前侍卫陈瑾，他双眼扫向跪下的众人，尤其是为首的苏言，这才不紧不慢地展开手中的明黄卷轴，扬声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江南苏家小姐苏言，端庄贤淑，聪慧婉顺，故特赐为八品采女。即刻入宫，不得有误。钦此。”

“吾皇万岁，”苏言双手举高，恭敬地接过圣旨。

苏言睇了眼黄底黑字，确实是八品采女。不过一宿，她便从五品才人变成八品采女。这期间，定然少不得有人从中作梗……

侍婢扶着苏言起来，陈瑾撵开下人，压低声线提醒道：“早朝群臣以苏姑娘出身低微为由，连降三级。”

“陈大人尽可放宽心，民女能明白的。”她恭顺地福了福身，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

陈瑾欲言又止，最后只化作一声轻叹，“那么，请苏采女上轿。”

苏言暗自好笑，显然一年的时间，要改变他的本性却是不易。

苏家小姐的身子甚为不好，走到半路已是气喘吁吁。

走走停停，在李唐的不耐达到极点时，终于是到达了目的地。

望见眼前杂草丛生的院落，以及破旧的木屋，苏言愣了愣，诧异地想：皇宫里面竟然有这样的地方？

李唐拍拍下巴，似是对她面上一瞬而过的惊讶甚为满意，“新帝登基，后宫正加紧修缮，暂时委屈苏采女在此要住上一段时日了。”

闻言，苏言微叹。这下马威，分量真够足的……

幸好，李唐还良心发现，没忘记调配伺候的人来。即便只有一个宫女和一个太监，亦是足矣。要不然，苏言或许得用这孱弱的身子，独自收拾这荒凉的院子，到最后，不死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主子，请移步到屋外。”宫女小月拿着抹布，如是说。

“主子，院子杂乱，请到屋内歇息。”太监小日子挥着小镰刀，在半人高的杂草丛中探出半张脸来。

苏言无奈，缩在前院角落，默默地盯着木屋里的小月将一盆盆的污水倒出，瞅见院里的小日子把草一捆捆地绑好搬入柴房。

不得不说，这两人确实有些能耐。

不过一个白天，就把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

宫中奴才素来擅长变脸，远远咧着嘴，满面谄媚笑容。走近一看这透着凉气的破院子，眨眼间就敛了笑，板起脸把食盒往地上重重一放。

苏言示意小月拎起食盒，从荷包取出一小块碎银，递了过去。

小太监掌心掂量了一下，抬眼给了她一个识趣的眼神，连行礼也免了，大摇大摆地走了。

小日子握着拳头，小声嘟囔，“真是……欺人太甚，采女就算八品，也是皇上后宫里唯一的主子……”

苏言眼皮一跳，这是夸，还是贬？

若真是新入宫被家人宠溺的无知少女，一听这话，更是火上添油。

确实奴才就是奴才，八品采女却仍旧是主子。如今这主子还得看奴才的面色过日子，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梦促使下，说不准会大发雷霆，闹出些事来。

可惜，苏言两世为人，这些事看得太多了。

宫中这样吃人的地方，见风使舵，明哲保身，也不过是为了留住性命。

能出现，却偏偏深夜前来。

未能见着她欣喜若狂或惊慌失措的模样，君于远怕是要失望了……

“内宫修缮，委屈苏采女了。”君于远环顾四周，轻声叹息。

苏言背对着他点灯，嘴角小幅度地撇了撇。

分明就是君于远安排她到这里来的，如今算不算得上是猫哭耗子？

想起这句话，苏言唇边不自觉地染上了几分笑意。

师傅萧霖曾言，对不同人，自当用不同的手段。

在她听来，便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如今，眼前这人确实学以致用，甚至相当的炉火纯青了。

君于远大略扫视四周，暗暗好笑。

不知李唐究竟怎么从宫里寻出这么个地方，显然确实不喜欢这位苏家小姐，故意刁难。

只要无伤大雅，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反正，这与自己让苏家小姐入宫的初衷并无矛盾。

确实如陈瑾所言，这苏小姐的经历清清白白，十八年来都在苏府长大，极少出门。离开苏家后，四处躲避，甚至绕了好大一圈弯路才到洛城。

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担惊受怕，一路上不过两三个月的时日，就让一个大家闺秀完全脱胎换骨？

不但懂得善用江湖之力，更是直截了当地将状纸送到陈瑾手中。

君于远眼神深沉，若非那日他不是巧合在府上，陈瑾怕是早已被苏家小姐说服，装作无意地在他面前提起此事，又隐去了暴露她的危险……

这样高明的举措，并非一个不谙世事的姑娘能想出来的。

如果背后有谁在指点，势必把人揪出来。能为他所用甚好，若不能，也要尽快毁去。

如果这是出于苏家小姐的本意，实属误打误撞……

君于远看向烛影下的纤瘦女子隐隐含笑，他眉宇间愈发柔和。

此时此刻，苏家小姐是为了能吸引他的注意，又已偿夙愿，入宫为嫔而眉开眼笑么？

还是，已经达到了想要的目的而满心欢喜？

沉默片刻，君于远缓步走向她，微微一笑。

不管如何，苏家小姐的狐狸尾巴终究会显露出来的……